

一段骨肉分离的辛酸历史

一个感动心灵的亲情故事



血浓于水

刘勇 熊诚 / 著

央视八套黄金时段将隆重推出 26集同名电视连续剧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I247.5/1140+1

2007

血浓于水

熊诚 刘勇 / 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浓于水/刘勇,熊诚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07.4

ISBN 978—7—5396—2805—9

I. 血... II. ①刘... ②熊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0675 号

血浓于水

刘 勇 熊 诚 著

责任编辑:岑 杰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合肥晓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16.125

字 数:550,000

印 数:6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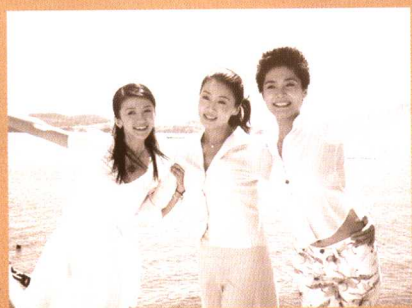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—7—5396—2805—9

定 价:22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




1

这是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一个春天的夜晚，在距离滨海城市滨连市较为偏远的山区平渡镇。寒冷的天际，树林里，飘散着蒙蒙细雾。火亮闪动处，有一对男女，在丛林中急急奔跑。

男的举着火把，怀中抱着一个周岁的小女孩，女人手上提着简单的行李，他们的脸上凝聚着恐怖、惊慌的神色。

男人名叫李洪亮，女人是他的妻子陈义兰。

在他们的身后，数十个火把亮起。举着火把的村民们气势汹汹，在后面追赶，一路朝李洪亮夫妻逃走的方向追来。

李洪亮夫妻继续在丛林里穿行，脚步艰难，脸色惨白。

奔逃中的李洪亮抱着女儿气喘吁吁，陈义兰手按住胸口大声地呼吸，一不小心绊倒在地，她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。

陈义兰回头看着追赶的村民们，眼里有着绝望的泪光。

李洪亮回身去拉住陈义兰的手，陈义兰朝着李洪亮悲哀地摇了摇头。

李洪亮：义兰……快……快走啊……

陈义兰：洪亮，我不行了……快……快把女儿给我……

李洪亮：义兰你……你要干什么了……快……快走啊……

村民们的喊叫声越来越近，火把的光芒也越来越近。

陈义兰扑上前去，抱住李洪亮。

陈义兰：洪亮，你走，你走！我跟女儿不会有事的……

李洪亮：(突然明白了妻子的用意)义兰……你……你不走我也不走！

陈义兰拉住李洪亮的手，满脸都是泪水。

陈义兰：你不能给他们抓住，你无法辩解，你会被他们打死……会打死的……我……我求你了……你走吧……来不及了……

李洪亮：义兰，我不能丢下你们不管！这不行……

陈义兰：人都死了，两条人命……这可是革委会主任的老婆啊……

李洪亮：(委屈而悲哀的脸神)我已经诊断出孕妇有高血压，必须送县医院去生产，是他们强行逼我接生的！是他们逼的！

陈义兰：你现在到哪儿说理去，他们能相信你吗……洪亮……

李洪亮：(痛苦异常)义兰……

陈义兰：(坚决地)快把爱华给我！洪亮你要活着……你不能死……

李洪亮：义兰……要生要死我们都要在一起……

举着火把愤怒的村民们已经追赶上来了，火光中，村民们已经看到了前面丛林里的李洪亮夫妻。村民们发出各种愤怒的喊声：“在前面，在前面，要那个姓李的偿命……”、“杀人偿命啊……快抓住他……”、“抓住李洪亮，不能让他这狗日的臭老九跑了……”

陈义兰决心已定，猛地站了起来，双手去夺李洪亮怀抱着的女儿。

李洪亮不放手，他要带着妻子一块走。

陈义兰在李洪亮的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夺过了女儿，并把手中的行李袋一把塞给李洪亮。

陈义兰猛地跪下，小女孩在陈义兰的怀间大哭起来。

陈义兰：(抹把泪，哀求的目光忽然变得异常坚定可怕，一字一顿地说)洪亮！没时间了……快走……快走啊，洪亮……我求你了！

李洪亮：(哭泣的声音)义兰，你跟女儿要保重啊……

李洪亮上前，抱住妻子，低头亲着女儿的脸。

陈义兰猛地一把将李洪亮推了出去。

陈义兰：(绝望大声地)快走……你快走……

李洪亮流着眼泪，无奈地、痛苦地转身离开。

陈义兰跪在地上，痛苦地流着眼泪，看着李洪亮消失在丛林之中。

村民们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，把陈义兰母女包围了起来。

陈义兰跪在地上，面朝着喊声震天的举着火把和铁锹、锄头、木棍的村民们。

风中，无知的小女孩脸上，挂满了晶莹的泪水，泪水往下滑落……

2

斗转星移，时光流逝。三十五年后的2005年春天。滨连市，这是一座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都市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很响亮，余音回荡。这一沉闷而有力的响声，是法官手中的



法槌击落在桌面上的那种声音。

法院大门，金色的国徽在太阳下闪耀着，是那么神圣、庄严。

法官：（画外音）本法庭现在宣判，被告人陈爱华，嘉华服装制造厂所欠银行六百八十万贷款，限期在七天之内返还。如期不能返还，将查封并没收滨连市嘉华服装制造厂及你本人的所有个人财产……

在法官的声音中，陈爱华走出法院大门，回想到刚才法庭内法槌击响时，她的身体为之一震。

陈爱华三十多岁，身材修长，体态优雅，长发盘头，气质不俗，一张秀美的脸。此时走出来的她，脸色苍白，目光迷茫。

3

一辆桑塔纳 2000 轿车开进厂区大门，大门头上悬挂着一块招牌：滨连市嘉华服装制造厂。

轿车在办公楼一侧的停车场停下。

陈爱华下车关上车门，目光环视着自己一手创办的服装制造厂。

车间、食堂、操场、办公楼都显然分外的宁静，没有人声，没有机器声，静得让人感到窒息。

陈爱华的目光最后在那一排广告标语牌上停住，“争创中国一流服装品牌”、“改革创新，走向世界”。

陈爱华表情凝重。

陈爱华办公室。办公台上显得很零乱，堆有一摞摞的文件资料。陈爱华身体坐靠在办公椅子上，手指在额头上揉动着，脑袋里笨拙而空洞。

门上，敲响了几下。

陈爱华立即打起精神，挺直身体。

陈爱华：请进来！

王秘书推门往里走进，她是一个很文静的女青年，手上拿着一只公文夹。

王秘书：（关心地问）厂长，法庭宣判下来了么？

陈爱华：（木讷地）我们还有七天时间！

王秘书：（惊讶）就七天呀？！厂长，那时间够吗？

陈爱华叹了一口气。

王秘书叹息，难过地低下头来。

陈爱华：江南制衣厂那边联系到了吗？

王秘书：刚才打通了邓总的手机……

陈爱华：（急）邓总怎么说？

王秘书：邓总……说他们厂目前的情况也十分不景气。原本是计划先还五十万给我们嘉华厂的，可是外面的资金迟迟没有到位。希望我们给予谅解。

解……

陈爱华:(急得站了起来)还给予谅解?他这是见死不救。他欠我们嘉华厂的货款一百多万都快两年了!(冷静一下,走动思考)王秘书,那滨连时装集团的崔董事长你找到了吗?

王秘书:我已经打过无数次电话了,一直都关机,打他公司电话,秘书说崔董事长外出,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。

陈爱华无奈地走到窗边,浑身无力地靠在窗边,看向天空。

王秘书:厂长,你邀请那几位时装界老总今晚吃饭的事,他们答应了吗?

陈爱华:(感叹一句)那些爷爷奶奶——今晚6点都来“云天大酒楼”,你记住把准备好的礼品都带上。

王秘书:是,知道了!

王秘书出门。

陈爱华拿起桌上的电话,拨通一个电话号码。

陈爱华:喂,林老呀,我是陈爱华。我们账面上还有多少钱?

林老:(画外音)陈厂长……你等等……还有三万七千六百五十元……

陈爱华:唔,就这点……林老,还能去凑一点吗……

林老:(画外音)刚才我让小孙去了第三百货商场,应该能收回几万块的货款来吧。

陈爱华:那好。林老,你通知厂里职工这几天内争取给大家发出一个月的工资。

林老:(画外音)陈厂长,这……这……

陈爱华:已经有三个月没发工资了,就这么定了。林老,辛苦你,这事一定要办。钱的事我再想办法……

陈爱华搁下电话,电话铃声接着响起。

陈爱华顺手又抓起电话来。

金民哲:(画外音,声音老大)喂,我是金民哲……

陈爱华:(有点愣)哦,民哲……

金民哲:(画外音,牢骚,说话节奏极快)你搞什么搞的,这个星期天又没去幼儿园接小江,他不是我金民哲一个人的儿子,也是你陈爱华的儿子……

陈爱华:(歉意地)金民哲你听我说……

金民哲:有什么好说的,你这人真是越来越过分了,就是有天大的事,你也不能连着三个星期天不去看小江呀,你怎么会变成这样……

陈爱华:(要解释什么)民哲我——

对方“砰”的一声把电话给搁下了。

陈爱华手握住发出“嘟嘟”忙音的话筒,哀叹一声。



天已黄昏。“云天大酒楼”的一间包房内,所请的客人们都来了。

老总们嘻嘻哈哈地说着话,王秘书给各位老总们倒茶敬烟点火,微笑着,客气礼貌。

王秘书:丁总,来,抽支烟……我给你点火……

丁总:好好,用不着这么客气啦!

王秘书给文董事长倒茶水,手移动着茶具。

王秘书:文董事长,你真是大忙人呀,几次请你,你都出差在外,请,请用茶……

文董事长:瞎忙乎,瞎忙乎,出差多了也不是件好事啊……

齐老板正在跟何局长和宋处长说话,套近乎的模样。

齐老板:何局长,宋处长,你们在外贸公司可是元老派了,抽空去我们那家小厂走走呀,规模虽然不大,生意上还行。

宋处长:齐老板可是能人啦,商场上打滚这么些年了,一定赚了大钱啰!

齐老板:那就托你的吉言了!

何局长:有空,我们去齐老板那边坐坐。

齐老板:说定了,局长一定要来啊……

门开,迎宾小姐领着陈爱华走进包房里来。

众人抬头去看门口进来的陈爱华,都不由眼前一亮。她那超前时髦的衣着及那种温柔的微笑,令在座的人惊讶起来。

王秘书见陈爱华穿着低胸的上衣,很吃惊的样子。

陈爱华:大家好,大家好!万分感谢各位的光临!

陈爱华上前,分别跟在座的老总们握手。

丁总:(跟陈爱华握手)哇!陈厂长,简直是光彩夺目,你一出场,在我们滨连市就再也别的美人啦……

文董事长:(跟陈爱华握手)陈厂长,你真漂亮!(转向齐老板)齐老板,怎么样,这回该对嘉华厂的女强人刮目相看了吧……

齐老板:(跟陈爱华握手)那是那是,我的眼睛也晕啰……

陈爱华:(开玩笑)谢谢!大家恭维我,让我直后悔该早点如此打扮才对呀?!(走向何局长和宋处长,上前握手)何局长,宋处,谢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坐!

宋处长:陈小姐您亲自打电话过来,我跟何局长能不来吗?!

何局长:陈厂长,你好!

陈爱华:何局长,真是感谢!(转向各位)大家请坐啊!

众人都先后坐下,陈爱华的到来,充满了喜悦,场面十分热闹,似乎这里



弥漫着一阵女人的飘香。

5

海富集团董事长办公室。宽大的老板桌上黑色的电话机铃声“当”地响起，声音刺耳。

一只肥大的手掌伸向电话机，敲了敲，才将话筒慢慢拿起。

此时只可见到刘海富的背部，四分之一的面部轮廓露出，一口烟云喷出来。刘海富是海富服装集团的老总。

刘海富：喂……小张啊……

张维利：（画外音）董事长，现在丁总和文董事长正在跟她一块吃饭……

刘海富：嗯，我知道了……嘿嘿……

6

“云天大酒楼”包房里都是男人和女人的笑声，因为酒的缘故，热烈异常。

餐桌上，摆放着一只大啤酒杯，里面装满了啤酒，只见一只装有白酒的小酒杯，沉进啤酒杯中去，白酒杯下落，冒出许多的泡泡来。

老总们鼓掌，一阵阵喊着加油的声音。

但见陈爱华一步上前，俯下身体，脸朝着那只大啤酒杯勾下去。

陈爱华用嘴含住啤酒杯，众男人的眼睛色迷迷地盯着她的胸前处看。

陈爱华往上一昂头，将啤酒全倒进了肚子里去。

响起一片掌声。

丁总：好好……好啊……陈厂长这可是第三个深水炸弹了！

大家再次一片叫好声。

陈爱华喝过酒，身体有些摇晃。

王秘书上前，去扶一下陈爱华。陈爱华朝她摇摇手，示意自己没事。

齐老板：王小姐，你也别光顾看呀，你们厂长都喝了这么多了，你还是拿着“奶”碰这碰那的，不行吧……

王秘书：（她的桌前放着一杯牛奶）我，我不行，我只会喝……（没把“奶”字说出来）我真的不会喝酒呀！

王秘书窘得脸发红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文董事长：王秘书，怎么地你也得喝上一杯意思意思啊！来，我敬敬你！

文董事长说着，给王秘书拿过一杯啤酒来。

陈爱华：文董事长，听人说你最懂怜香惜玉的了，这位小妹妹她真不会喝。这您敬的酒，我替她喝了！行不？

宋处长：那可不行，你帮文董事长代酒，那我们怎么办，你这个大厂长总



不能厚此薄彼呀？要代，你就给全代了！

陈爱华看看在座的人，无奈鼓了鼓气。

陈爱华：大家如此抬爱我，我当仁不让！

王秘书急得暗中拉陈爱华的手，陈爱华用手肘暗自制止她。

不多一会，餐桌上倒好了满满五杯啤酒。

陈爱华看着那些酒，抬起脸望着在座的各位，缓缓举起一杯酒来。

陈爱华：话不在多，酒满情深……丁总、文董事长、齐老板、何局长、宋处，再次感谢你们光临，感谢你们对我们嘉华厂的支持和帮助！

陈爱华开始将一杯杯的啤酒全喝完了。

她喝酒的行动显然令在座的各位心生感动。

7

已经是晚上了。酒店洗手间内，陈爱华朝着座便池拼命地呕吐。

她半跪在地，双手扶持住墙壁，呕得翻江倒海。

此时，她的眼前浮现起走出法院大门时法官的声音：“本法庭现在宣判，被告人陈爱华，嘉华服装制造厂所欠银行六百八十万贷款，限期七天之内返还，如期不能返还，将查封并没收滨连市嘉华服装制造厂及你本人的所有个人财产……”

王秘书进来，惊望着陈爱华。

王秘书：(上前扶住陈爱华焦急地)厂长，你不能再喝了……

陈爱华继续在吐，手往后摇动了几下。

王秘书去拿出手巾纸来，递给陈爱华。

陈爱华用纸巾擦着嘴，大声地喘息，眼珠子一翻一翻的，面色苍白。

陈爱华：吐吐就好了，这点酒还不至于要我陈爱华的命……

王秘书：厂长，你这么个喝法会喝坏身体的！

陈爱华：(身体有所恢复一点)不喝能过关吗？我们嘉华厂的命运就赌在这桌酒上了……得让他们开开心心！

王秘书：(感动地)他们要还嚷着喝，我就上！拼了命我来！

陈爱华：(惨淡一笑)没事的。你先回去照应一下，我缓缓就过去……

王秘书：(无奈)好吧！那我先过去了……

王秘书转身出去。

陈爱华走到一边的洗手池，按了一下水龙头开关，双手捧着凉水往脸上扑动着。

陈爱华抽出纸巾擦脸。

陈爱华望着镜子中的自己，头发零乱，面容憔悴，她忽然抽了自己一个耳光，触景伤情，忍不住两行泪水由眼瞳里面慢慢地滑下。



陈爱华回到包房，重新焕发精神出现在众人面前。

何局长：……各位，刚才陈厂长的酒已经喝了。君子无戏言，陈厂长有难，我们该表个态吧。

齐老板：我定当相助，想当年，嘉华厂可是大力支持过我这家小服装厂。陈小姐你放心，明天我那边的五十万，一定划到你的账上去！

陈爱华：那真是谢谢齐老板了！

丁总：陈厂长，我那边的八十万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……（转向文董事长）文董事长，你看呢？

文董事长：嘉华厂跟我们集团公司可是有着长年的合作，帮助嘉华厂度过难关，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嘛！丁总，这事你看着办好了！

丁总：那我明天一早就通知财务上划款过去。

陈爱华：谢谢！谢谢二位老总啦！

宋处长：（对陈爱华）陈厂长，我们外贸局的资金一直紧缺，刚才我跟何局长请示过了，暂给你们嘉华厂划去二十五万吧！

陈爱华：谢谢何局长，谢谢宋处啦！那就说定——明天下午之前，我恭候各位的好消息！

何局长：（举杯）来，我们大家共同把这酒意思一下？！

众老总：好好，意思意思……

陈爱华感动地向各位举杯。

大家手中的杯子在餐桌中间的上空“当”的都撞在了一起，有酒水往外溅了出来……

8

白天，滨连市郊外的高尔夫球练习场。一个高大的背影，他手持球杆，奋力一扫，但见草坪上的一只白色的高尔夫球飞上天空，在空中划出一个漂亮的弧度。

一侧圆台上，几部手机纷纷在响。坐在台边的男人们，伸手拿过手机来，纷纷关机，关机……

陈爱华办公室里，异常地安静。墙壁上的挂钟一分一秒地过去，似乎可听见“滴答”之声。

陈爱华的手在按动手机的号码键盘……

王秘书的手在按动着电话机上的号码键盘……

林老的手在按动着手机的号码键盘……

但是，他们所有拨出去的手机号码，对方都是关机的语音留言。

办公室里一阵窒息，窒息得令人心慌。



高尔夫球练习场。那只白色的高尔夫球飞过，似乎夹带着呼呼的风声，天边可见到美妙的晚霞在流动。

众人发出一片掌声。

刘海富转身，收回球杆，刚才那只高尔夫球正是他打出去的。

刘海富穿着休闲服，他五十岁出头，精力旺盛，红光满面的脸，很有一派大企业家的风采。

丁总、文董事长、齐老板、何局长、宋处长在喝咖啡和酒水。

张维利上前，接过刘海富手中的球杆。张维利是刘海富公司总经理助理，三十岁上下，是个很精干的男人。

丁总：刘董事长，佩服啊，你在哪方面可都是高手啊！

刘海富：（笑笑）高手谈不上。滨连市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，在下还指望各位多多支持啊！

9

嘉华厂的服装设计室。陈爱华轻轻地推开了那扇门。里面的房子很大，很宽敞，里面摆设着各种模特，画架、衣架、工作平台、多种供设计用的布匹面料。一色雪亮的日光灯。

一位高个子男青年的背朝着门这头，他穿着灰色的工作风衣，正面对着画架，一手托着调色板，一手持笔，正在着画。画板上是华丽的时装设计图案。这个男青年正在废寝忘食地工作。

陈爱华往上走动了几步，她很感动。

陈爱华：天明……

男青年听到声音，回过身来。

他叫徐天明，是设计师，长相英俊，标准的男子汉形象，衣着整齐利索。徐天明有一张很斯文的面孔，眼睛里有着极宽容的目光。

徐天明只朝陈爱华点动了一下头，接着，回身去，将画笔上的颜料“刷刷”几下涂在了画板上。

陈爱华：嘉华厂上下一百多号人，就你徐天明设计师还坚守在生产第一线。唉，你真让我感动！

徐天明：（继续作画，没有转身）一加一等于二，不还有个你在嘛。你要是真感动，我们就来互动。

陈爱华：互动，怎么个意思？

徐天明：（没有回身，摇动了一下手上的画笔）很简单，我要的东西原本就是你需寄存到别人身上的东西。

陈爱华：（微笑）那是什么？我只要有这件东西，一定互动给你。

徐天明：有位哲人讲过，人身上的器官，诸如眼睛、鼻子、耳朵等等，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离开躯体，但有一样，仅只这一样是需要寄存在别人身上的。

陈爱华：（好奇地）是什么？

徐天明：（用画笔一端点点她）心，你的心。如何？

陈爱华咯咯地笑响起来，眼里溅出了泪水，忽然间身上所有的负担和压力似乎一瞬间都不翼而飞了。她走进一步，去看画架上的设计图样。

陈爱华：不错，非常有新意。

徐天明：哎，礼貌一点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？陈爱华小姐。

陈爱华：别逗了，天明。（躲闪话题，不敢正视他）这些图样很有魅力，看得出你对创作是痴心不改啊。

徐天明：（回过脸来，盯着陈爱华）错，是痴情不改！

陈爱华：（避开徐天明的眼光）行行，都一样。

徐天明笑笑，回身画完了最后一笔，画笔扔向一边。

徐天明：相信我——（他的手指由指着陈爱华转到图样上）相信我，它将会是嘉华推向市场的一个全新的品牌。

陈爱华：绝对相信！

陈爱华说着，去一边拿起一块面料，双手将面料很利索很准确地撕开，然后，将布料披在旁边的一个模特上。

模特在陈爱华的手工装饰中，已经成为成品，变得栩栩如生。

陈爱华望着模特，良久说不出话来。

徐天明何不清楚目前服装厂所面临的困境，刚才两人的对白，似乎都在苦中作乐罢了。

徐天明：爱华，这一切都没有关系。嘉华可以没有，别墅也可以没有，只要有天荒地老的爱情，比如：每天清晨一份共同的早餐，每天晚归一句真挚的问候，我们就是真正的富有和幸福的人。

陈爱华：你说得理论上都是对的。我都记在心里。我谢谢你。

陈爱华有一种想痛哭的欲望，但是她终于没有让泪水流出眼眶。

徐天明看一眼陈爱华，他的心里也满是悲哀。

徐天明：爱华，我们走吧。

陈爱华点头，往门口走出。

10

他们离开设计室，由走廊往前面的楼梯走去，沉静了好一会。

终于，徐天明又开口说话了。

徐天明：在《圣经·出埃及记》里，说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红



海,来到旷野,走了三天都找不到水喝,好不容易到了玛拉,却发现那儿的水是苦的,百姓不由得大发怨言,诉苦不已。他们不知道,只要再走一段路程,紧接着就到了以琳,那里有泉水和棕树,可以让他们安安稳稳、舒舒服服地扎营休息……

陈爱华:(没有心情)天明,我知道你想说什么——

徐天明:那我不想说的,你知道吗?

陈爱华没吱声。

徐天明:我不想说——这家有着三年零十一个月生命的厂子会这样终结掉。它还只是个幼儿,它的生命才刚刚——

陈爱华:(打断他)天明,如果这家服装厂真有什么事,我第一个对不起的人,就是你这位老同学……你亲手创意设计的“嘉华”服装品牌,没想到在我的手上,沦落到今天这一步。我知道,你一定心疼!

徐天明:无所谓的,没有“嘉华”还会有其他品牌。

陈爱华: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……包括放弃了许多机会,本来你完全可以去比嘉华厂更具规模、更大型的服装企业当设计师。

徐天明:(关心地)人各有志嘛!我们打工的到哪里不是领薪水拿奖金,该得的都得到了。只是你——当老板,亏还不都是亏你个人的钱!

陈爱华:都怪我经营不当。去年嘉华红火的时候,我应该把步子放慢走稳一点就好了,要不然,也不会造成大量的库存积压,唉……

徐天明:全厂上下的人都知道,你是被外商给骗了!

陈爱华:为什么就我会被人给骗了呢?为什么他们就骗不了“海富”、“四季花”、“王中王”这些服装企业呢?为什么就……唉!对不起,不说了!

徐天明:我们迈过的大坎、小坎还少吗?再怎么难,我相信挺挺就会过去的……(两人沉默一下)最近见过金民哲吗?

陈爱华:见他,这个时候见他?!看来,(无奈)当初他的决定……

陈爱华眼去看徐天明,惨然一笑。

徐天明心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

11

徐天明来找金民哲。门口上挂有一块镀金的“金民哲电脑网页设计工作室”招牌。

走廊上,徐天明在一扇玻璃门前的写字间停留了一下,眼睛透过玻璃门往里看了看,很静。

徐天明推动了一下门,没上锁,他推开门进了大工作室,可以看见里面的另一间办公室。

办公室里,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正趴在电脑台前,他叫金民哲,一个比徐